

[英] 扎迪·史密斯——著
赵舒静——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A Waterstones Best of
2016 Pick: Critics Choice

2017 Man Booker
Prize Longlist

Finalist for 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Fiction

SWING TIME ZADIE SMITH



SWING TIME ZADIE SMITH

摇摆时光

[英] 扎迪·史密斯——著

赵舒静——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摇摆时光/ (英) 史密斯 (Zadie Smith) 著; 赵舒静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10

书名原文: Swing Time

ISBN 978 - 7 - 5327 - 7741 - 9

I. ①摇… II. ①史…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8576 号

Zadie Smith

Swing Time

Copyright: © Zadie Smith 201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18 - 071 号

摇摆时光

[英] 扎迪·史密斯 著 赵舒静 译

责任编辑/杨懿晶 装帧设计/储平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237,000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7741 - 9/I · 4739

定价: 6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59404766

献给我的母亲，伊冯

音乐一变，舞蹈也变。

——豪萨族谚语

序幕

奇耻大辱的日子，这是我的头一天。被丢上飞机，送回英格兰老家，安排在圣约翰伍德一处临时租来的公寓里。公寓房间在八楼，窗户俯瞰板球场。我觉得选在这里是故意的，因为门卫什么问题也不回答。我一直待在公寓里。厨房墙上的电话响了又响，但他们警告我别接电话，自己的手机也要关掉。我看别人打板球，我不懂这项运动，消遣不起来，可怎么说都比盯着房间看强啊。这是一套豪华公寓，设计力求中规中矩，所有的尖角都磨圆了，像苹果手机一样。等板球赛结束，我就盯着闪闪发亮的人墙式咖啡机，盯着佛祖的两张照片（一尊铜像，一尊木像），盯着大象跪在同样跪着的印度小男孩脚边的一张照片。房间都是颇有格调的灰色调，中间由饰有棕色羊毛细线的古风走廊连接。我盯着细线上凸起的条纹。

两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三天，门卫打电话来说没人堵着大堂了。我看着我的手机，它躺在厨房操作台上，还是飞行模式。我已经离线七十二小时了，至今都记得当时的感受：论身体上的坚忍，论精神上的刚毅，这回都该跻身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案例。我穿上夹克下了楼。在大堂里，我碰到了门卫。他逮住机会大吐苦水

（“你可不知道过去几天这下面是什么样——简直是要人命的皮卡迪利广场！”），不过看得出他也很纠结，甚至有一丝失望：真可惜风头过去了——他在这四十八小时里自我感觉非常重要。他得意地告诉我，他让好几个人“别想了”，还让什么什么人明白，如果他们以为能绕过他，“他们得重新想想”。我倚在他桌边听他讲。我离开英国太久了，很多简单的口头习语听着像外国话，快听不懂了。我问他晚上会不会有更多人，他说他觉得不会，从昨天开始就一个人也没了。我问他，如果我有客人留宿一晚是不是安全。“我觉得没问题啊。”他说话的口气让我觉得自己问得很傻。“后门总好走。”他叹了口气，就在这时一个女人过来问他，能不能在她外出时替她收一下干洗衣物。她态度粗鲁、毫无耐心，说话时没看着他，倒是盯着他桌上的一台日历仪——带电子屏幕的灰色方块，给站在它面前的每个人通告时间，精确到秒。这是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二点三十六分二十三秒。我转身离去；门卫应付完那个女人，赶紧从桌子后面出来给我开门。他问我去哪；我说我不知道。我走出去，走入这座城市。这是一个美好的伦敦秋天的午后，有点寒意却晴朗，叫不出名字的树下有金色的落叶。我走过板球场和清真寺，经过杜莎夫人蜡像馆，走上高志街，走过图腾汉厅路，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最后发现自己到了泰晤士河河堤，于是便过桥。我想起那两个年轻小伙，还是学生，有一天深夜过桥时突遭行凶抢劫，被扔过围栏投进了泰晤士河——过桥时我常想起这件事——一个活下来了，一个死了。我想不通幸存者是怎么挺过来的，在黑暗中，在彻骨的寒冷中，惊魂未定，鞋子倒还在脚上。想到他，我走在桥的内侧，靠近铁路的那侧，不去看水面。到了南岸，我第一眼就瞧见

了一张海报：下午有和一位奥地利电影导演“对话”的活动，二十分钟后就在皇家节日大厅开始。我心血来潮，决定买张票。我走过去，买到了后排的座位——最后一排。我期待不高，只想从自己的问题里稍微解脱一会儿，只想坐在黑暗中听听别人讨论我从没看过的电影，可节目中途导演要主持人播放电影《摇摆时光》里的一小段舞，这电影我熟悉，可我只在儿时才一遍又一遍地看。我在座位里坐得笔直。前面的大屏幕上，弗雷德·阿斯泰尔^①和三个黑影跳着舞。可它们跟不上他，阵脚大乱。最后它们举了白旗，三只左手摆出了很有美国范儿的“噢好逊”的手势，走下台去。阿斯泰尔一个人继续跳。我知道那三个黑影也都是弗雷德·阿斯泰尔。我小时候知道吗？其他人不会像那样摆手，其他舞者不会像那样屈膝。这时，导演聊起了他的一个理论——“纯电影”，他将其定义为“光与影的交错，久而久之便表现为一种节奏”，可我只觉得无聊，听不进去。在他身后，同样的电影片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又播了一遍，我的脚跟着音乐在前面的座位上轻轻打着节拍。我感到体内涌起一阵奇妙的轻盈感，一种荒唐的快乐，毫无来由。我丢了工作（我的生命里只有工作），还丢了隐私，但这一切和我观看着舞蹈、用自己的身体感受它精准的节奏而获得的快感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我感觉自己离开了身体所在的位置，升上天去，盘旋着从远远的地方审视自己的生活。我不禁想起了别人描述的吃了迷幻药的体验。我一眼看见了我的人生岁月，但它们不是一次次经历层层叠加成的实实在在的形态，而是恰恰相反。真相显露在我面前：我总

① 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ire, 1899—1987）：美国电影演员，舞蹈家。

是依附于别人的光，我从未有过自己的光。我的生活是影子。

活动结束后，我穿过城市走向公寓，给在附近咖啡馆等候的拉明打了电话，告诉他人已经散去了。他也被炒了鱿鱼，不过我没让他回塞内加尔的老家，而是带他来了这里，伦敦。十一点时他来了，穿了件连帽上衣，以防有人拍照。大厅里没人。戴着帽子，他更显年轻帅气，我居然对他没什么感觉，简直是暴殄天物。之后，我们端着各自的手提电脑并排躺在床上，我不想查看邮件，于是玩起了“谷歌”搜索，一开始漫无目的，后来就有明确的想法了：我找的是《摇摆时光》中的那段视频。我想给拉明看看，好奇现在身为舞者的他会有什么反应，可他说他从没见过或听说过阿斯泰尔，电影片段播放时他坐在床上皱着眉头。我搞不懂我们在看什么：黑漆漆的弗雷德·阿斯泰尔。在皇家节日音乐厅，我坐的是后排，没戴眼镜，开场是阿斯泰尔的远景。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我是如何在自己的记忆中屏蔽了孩提时代留下的影像：流转的眼神，白色的手套，“宝洋哥”^①式的微笑。我自觉无趣，关了手提电脑去睡觉。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没管床上的拉明，急忙去厨房打开我的手机。我原以为会有几百条消息，几千条。我只收到大约三十条。以前艾米一天要给我发几百条消息，现在我终于回过神来，她再也不会给我发消息了。明摆着的事情，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久才明白过来。我往下拉了拉叫我心情低落的短信列表——一个远亲，一些朋

① “宝洋哥”：指美国踢踏舞演员比尔·罗宾逊（Bill “Bojangles” Robinson，1878—1949），他是白人歌舞杂耍表演中的第一位黑人演员。音乐剧《摇摆时光》末尾的Bojangles of Harlem，即弗雷德·阿斯泰尔与自己的三个巨影共舞的创意片段，便是向比尔·罗宾逊致敬。

友，几个记者。我看到了一条标题：婊子。地址栏是一片乱码，附件的视频已打不开。消息的正文只有一句话：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了。这种风格的留言，像是对你怀恨在心、对“什么是正义”有着坚定想法的七岁小姑娘写给你的。一定就是这样，如果你能无视时光的流逝。

目录

序幕 1

第一部分 早年 1

第二部分 早和晚 61

第三部分 暂停 115

第四部分 青春期 153

第五部分 夜和日 225

第六部分 日和夜 269

第七部分 后来 337

尾声 435

致谢 438

第一部分 早年

如果一九八二年的所有礼拜六都能记作一天，那我就是在那个礼拜六的上午十点遇到的特蕾西，当时我正走过铺了沙色砾石的教堂院子，两人都牵着母亲的手。还有很多别的姑娘在场，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注意到了彼此，哪里相似，哪里不同，姑娘们就这样。我们的棕色皮肤完全一样深浅——就像同一块褐色料子分成了我俩，我们的雀斑分布在同样的地方，身高也相仿。但我表情生硬、一脸苦相，长着严肃的长鼻子，眼角下垂，嘴角也是。特蕾西是圆脸，神气活现，像肤色黑一点的秀兰·邓波儿，可就是鼻子跟我一样不好看，我一眼就瞧出来了，可笑的鼻子——像小猪一样鼻孔朝天。可爱是可爱，但也不怎么雅观：她永远都在展示两个鼻孔。鼻子上我们打了个平手。头发上她则赢得全面胜利。她有打着卷的齐臀髻发，扎成了两股辫子，用什么油抹得锃亮，辫梢扎着黄色丝绸蝴蝶结。黄色丝绸蝴蝶结是我妈不了解的玩意。她用黑色发带把我的爆炸头扎成一个蘑菇云顶在脑后。我妈是女权主义者。她自己的发型是半英寸的非洲头，脑壳形状完美，她从不化妆，我们

娘儿俩穿衣也是尽可能朴素。你要长得像纳芙蒂蒂^①，头发什么样就无所谓了。化妆品、保养品、金银珠宝、昂贵服饰，她统统不需要，这样一来，她的经济条件、政治地位和审美情趣就完美而方便地统一了。配饰只会破坏她的风格，包括（或者说当时我认为包括）她身边七岁的马脸丫头。看着特蕾西，我诊断出相反的问题：她的妈妈是白人，肥胖，深受痤疮折磨。她稀疏的金发紧紧系在脑后——我妈管这叫“基尔伯恩面部提拉式发型”。但特蕾西的魅力扭转了败局：她是她妈妈最醒目的配饰。这家人的风格虽然不是我妈喜欢的类型，却让我着迷：商标、镀锡手镯和耳环，各种水钻，还有我妈拒绝承认存于世间的那种名贵运动鞋——“那不是鞋子”。除了相貌，我们两家就半斤八两了。我们都住公租房，都不拿救济金。（这事儿上我妈很自豪，特蕾西妈妈很愤慨：她试了好多次都没能“搞到残疾抚恤金”。）在我妈看来，正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让品味的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她的穿衣风格属于尚未到来、但她期待到来的未来。于是她穿毫无特点的白色亚麻裤子、蓝白相间的条纹T恤、磨破的平底凉鞋，留着朴素美的非洲头——一切都那么不起眼，那么低调，和这个时代、这个地方格格不入。有朝一日我们会“离开这里”，她会完成学业，化身真正的“激进潮人”^②，或

① 纳芙蒂蒂（Nefertiti，前1370—前1330）：埃及法老阿肯纳顿的王后，传说拥有绝世美貌。

② 激进潮人：知名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于1970年提出的概念，旨在讽刺那些只为实际好处或赶时髦而鼓吹激进主义的社会名流。当时富豪圈流行与文艺界巨子联合开派对，请黑豹党等激进派出席。

许会和安吉拉·戴维斯^①、格洛丽亚·斯坦恩^②相提并论……草底鞋也是这幅宏伟蓝图的一部分，暗暗指向更高级的概念。我穿得土里土气，展现了母亲对我的出色家教——在我妈向往的圈子里，把你的女儿打扮成小娘子的模样会被视为格调低下。唯有在这个层面上，我才称得上配饰。但特蕾西系着令人激动的黄色蝴蝶结，穿着沙沙作响的百褶裙和露出几寸稚嫩的栗壳色肚皮的露脐装，是她妈妈理直气壮的心愿与寄托，她唯一的快乐。妈妈和女儿们在教堂入口狭路相逢时，我们和这对母女挤到了一起，我饶有兴致地看着特蕾西妈妈把女儿推到自己身前，推到我们前面，她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屏障，把我们挡在后面时手臂上的肉晃来荡去，直到她又自豪又忧虑地出现在伊莎贝尔小姐的舞蹈课上，准备将她宝贵的货物托付给别人临时照料。相比之下，我妈虽然带我去，却一副厌烦的表情，牢骚满腹，她觉得舞蹈课荒唐可笑，她不如干点别的。她瘫坐在沿着左墙一字排开的塑料椅子上，掩饰不住对整项活动的鄙视之情。若干个礼拜六后有了变化，我爸接手了。我等着特蕾西爸爸来接手，但他从不出现。实际上，如我妈所料，没有“特蕾西爸爸”这回事，至少在传统的、已婚的角度而言没有。这，同样也属于格调低下。

①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1944—）：美国政治活动家和激进人士，黑豹党领袖。

② 格洛丽亚·斯坦恩（Gloria Steinem，1934—）：美国女权运动先锋。

现在我想说说教堂了，还有伊莎贝尔小姐。朴实的十九世纪建筑，门面装点着巨大的沙色石块，跟你在更简陋的房子上看到的便宜覆面差不多（尽管不是），室内朴素如谷仓，顶上有漂亮的尖顶。它叫圣克里斯托弗^①教堂。它简直就像我们唱着歌谣用手指头比划出来的教堂：

这里有座教堂

这里是它的尖顶

打开门

所有人都在

彩色玻璃窗上描述了圣克里斯托弗把小耶稣扛在肩上过河的故事。画得可真简陋：圣人看着像只有一条胳膊的残疾人。原来的窗

^① 圣克里斯托弗（St Christopher）：传说中背童年耶稣过河、传播福音、最终殉道的圣徒。